

一、几岁孩童成少女,儿子的乳房成了妈妈心里的痛

新乡市第一运输公司医务室的医生冯富娟与新乡市公路管理局职工张新贵是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宝贝儿子——张铛铛。

张铛铛是个活泼可爱的孩子。1995年夏天,妈妈冯富娟给4岁的儿子洗澡,无意间发现儿子乳房明显“膨胀”、乳晕发黑,且有棘状突起,如同十三、四岁正在发育少女的乳房。

爷爷到幼儿园接张铛铛,幼儿园的阿姨也认为这孩子怕是有问题。

2000年暑假过后,张铛铛的乳房大得惊人,不但乳晕发黑,而且肚子出现明显赘肉,那时才9岁的他,却已象一个怀有身孕的孕妇!

身体异常发育,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自卑心理,他不敢挺胸,不敢游泳,不敢洗澡,小鸡鸡萎缩,他更怕别人问他是男是女。一次,他参加班级400米接力赛,乳房在胸前荡来荡去,下坠得难受,引起同学们一阵嘲笑。张铛铛哭着跑回家问冯富娟:“妈妈,它直晃荡,怎么办呢?”

跑了那么多医院都看不到,无助的妈妈哭了,她不得不给那时仅9岁大的儿子戴上女人的胸罩上学,但“男人戴胸罩”使他连厕所都不敢进。

夏季酷暑,别的小朋友,都光着身子在外边疯跑、玩耍,张铛铛总不愿脱去宽大的衣服,他怕别人看到他硕大的乳房。

还有一次,冯富娟夫妇带儿子游泳,一位熟人没见过10岁的男孩乳房这么大,伸手在其乳房上抓两把。张铛铛羞得满脸通红,一边的冯富娟夫妇心如刀绞。

冯富娟不放心,立即到郑州市大医院检查,医生怀疑孩子可能是避孕药引起的。

家里没有避孕药,儿子的“病”怎么与“避孕药”扯在一起呢?

冯富娟怀疑儿子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为此,她尽量让孩子吃天然的食品,不让孩子吃大肉、鸡、鱼,甚至连饮料也不敢让孩子沾。

一个几岁的孩子,天天“吃斋”,哪能受得了。他又哭又闹,可一听说这样可以治“咪咪”时,他就变得十分听话。因为这时,他的“咪咪”已给他带来了异样的眼光。

冯富娟一厢情愿地让孩子“吃素”,“病情”没有减轻,儿子的乳房依然在悄无声息地膨胀变大,不久,乳房比以前大了一倍。

冯富娟心里害怕极了。带儿子到新乡市中心医院,医生怀疑:外源性食物引起的体内激素不平衡所致。

冯富娟此时不但让孩子吃“素食”,还遵照医嘱每顿让孩子喝一大碗中药。

中药又黑又苦,每每看到儿子吃药时那副痛苦,冯富娟心里十分难过。但为了治儿子的病,她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铛铛有一个哥哥,比他大一岁,是二伯母秦玉霞的儿子。兄弟俩关系甚好,只要一放假,两人就形影不离。

二伯母秦玉霞对张铛铛视为己出,只要到他家,就给他变着法儿做好吃的,临走,还买很多零食让他带走。

爸爸妈妈工作忙,一放假,张铛铛几乎不是在奶奶家就是在哥哥家。

冯富娟让儿子“吃斋”、喝中药,虽然没有大的成效,但张铛铛的乳房没有以前那么“坚挺”了,乳晕也没以前这么黑了。但是,只要一放假,儿子与其哥哥在奶奶、二伯母家玩一段时间,儿子的“病”就更“重”了。不但乳房变大,而且脸上还出现女人才有的色斑。

为查找病因,冯富娟带着儿子到郑州等地医院求治,医院按泌乳素瘤(一种癌症)治疗,每月进行一次化验。

直到2001年2月6日,冯富娟带着孩子又到北京301医院,医生经过检查,彻底排除了儿子患泌乳素瘤的诊断。

北京同仁、北京301医院的医生怀疑张铛铛是女儿身,建

议给孩子做染色体基因测定,看他到底是男还是女。冯富娟自己是一名医生,从小养大的孩子,她确信儿子是男儿身。2001年底基因测定的结果是XY-男性染色体基因,张铛铛是男儿身无疑。

二、儿子反常,二伯母成了重点怀疑对象

冯富娟不甘心让儿子永远活在委屈、自卑之中。2001年10月20日,冯富娟带着孩子慕名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找到了金自孟教授——全国内分泌界的权威。

金自孟教授翻看他们带来的各项拍片和会诊结果,又掀起张铛铛的衣服,立马断定:“(你们)啥也别看了,你孩子吃了避孕药!”

金教授又全面仔细对孩子身体进行了各项检查化验,发现体内转氨酶高达317(正常在100以下),男性激素几乎为零。诊断结论:“长期服用避孕药造成的。”

她自己采取的是上环措施,从未服用过任何避孕药,孩子怎

么能接触到这种药呢?这一结果,让冯富娟感到十分震惊。

从北京回到新乡,她询问了儿子能够接触到所有的育龄女人,没有一人服过避孕药。

“没有”外源,儿子怎么会得这种奇怪的病呢?冯富娟百思不得其解。冯富娟甚至怀疑金教授诊断结果。

一直到11月24日,计生委一个朋友过来问她:“你天天往北京跑,都干吗去了?”

儿子得了这种病,她不好意思张扬,以前别人问起来,秋天,她说带孩子看香山红叶;冬天,她说到北京看雪景。

朋友是计生委的,这次,苦恼的她把真相告诉这位朋友。朋友立即跳了起来,告诉她,她们单位昨天开会,说一个五、六岁小女孩误食了避孕药,导致来月经的严重后果。她还对冯富娟讲,她俩都熟悉的那个朋友,脸上长色斑、肥胖,就是因为她长期服用避孕药的后果。

冯富娟这才醒悟,相信金教授诊断,孩子的病是服用避孕药造成的恶果。这时的她仿佛掉进了冰窟窿。联想到自己与二嫂秦玉霞不和,儿子每次到秦玉霞家玩后出现的干呕现象,她感到秦玉霞嫌疑最大。

冯富娟的丈夫兄弟3人,丈夫是老三,上有两个哥哥。秦玉霞是老二的媳妇,她与冯富娟一前一后嫁到张家。

张家老大生个女儿,公公、婆婆盼望早日抱上孙子。一年后秦玉霞果然给张家生个孙子,公公、婆婆一人眉开眼笑。

秦玉霞也有点飘飘然,把姐妹妯娌全看不到眼里。冯富娟看不惯她的“霸道”,两人慢慢产生了矛盾。

1991年夏天,冯富娟生下了儿子张铛铛,公公、婆婆喜上眉梢,照顾冯富娟无微不至,秦玉霞醋意大发,认为冯富娟抢了她的“位置”,并多次找茬生事,她俩俩矛盾逐渐升级。

秦玉霞很恨在心,多次向丈夫“诉苦”,丈夫知道弟媳妇心地善良,不但不给她撑腰,反而安慰冯富娟夫妇,不要和秦玉霞计较。

秦玉霞十分恼怒,多次扬言要给冯富娟一点厉害看看。一天晚上,冯富娟下班回来,同住一院的二哥急忙忙地过来叫她,说秦玉霞没气了,让她快去看看。冯富娟拿起听诊器跑给她看病,谁知她刚俯下身给秦玉霞看病时,秦玉霞突然用手

给她一耳光。

从此她俩俩如仇人一般。

虽然她俩俩关系不好,但兄弟俩关系很好。两个女人对孩子也都不错,尤其是秦玉霞,她上班是上5天班,歇5天班,只要有时间,就会让儿子打电话叫来张铛铛,给他做好吃的,买好吃的东西。

2001年6月27日下午,考完试的张铛铛和哥哥,一起跑到二伯母家玩。

哥哥感冒,有点咳嗽,秦玉霞给儿子服了感冒药,又从一个塑料袋中拿出一些有别于儿子吃的、外形如一种小豆豆的药,以张铛铛也患感冒为由,喂张铛铛吃下。

张铛铛吃下后,心里既恶心又难受,丈夫怀疑他没安好心,质问她到底给侄儿张铛铛吃的什么药,秦玉霞不讲,为此夫妻俩打了一架。

二哥不放心,当天打电话告诉了弟弟张新贵,张新贵又对下班回家的冯富娟说了事情的原委。

她俩俩虽然不和,但是冯富娟认为,她们都对两个孩子一样疼爱。儿子也总在妈妈面前说二伯母对他比对哥哥还好。

当天晚上,喜欢球赛的张铛铛、二伯父和哥哥3人看球赛一直看到凌晨。

看完球赛,张铛铛心里闹得慌,一个人跑到楼下再次翻江倒海地呕吐。

□文/珂影

二伯父认为侄儿如此呕吐,秦玉霞受不了干系,两人为此又吵了一架,随后把张铛铛送到奶奶家,打电话叫来冯富娟。

冯富娟来到婆婆家,婆婆也说:“不知道你二嫂给他吃了什么药!”

儿子捂着肚子哀求妈妈,给自己打针输液。冯富娟把儿子带回去,给他口服了止吐药。但是,儿子一直恶心了四、五天。

11月24日,计生委朋友的来访提醒了冯富娟。当天中午,冯富娟找来一些短效、长效避孕药让儿子辨认,儿子指着其中的淡黄色小豆豆药(短效避孕药)说:“就是这一种,那天大概(二伯母给我)吃了十几粒。”

晚上,冯富娟夫妇找到秦玉霞,问她让张铛铛吃的什么药?什么样子?什么颜色?秦玉霞拒不回答,还说:“你儿子(的病)都是你惹的。”

秦玉霞承认给儿子吃药,不承认给张铛铛服用避孕药,还说家里边没有这种药,但其丈夫站出来作证:“2000年夏天,有一次因为找钥匙在秦玉霞包中翻出过长效避孕药,当时包装中已中了6片。”

冯富娟忽然想起,这一时期,张铛铛乳房发育最为异常,而且张铛铛经常对她说:“妈妈,我不能吃鸡蛋炒西红柿,一吃饭里的西红柿,我就恶心。”张铛铛在秦玉霞家经常吃西红柿炒鸡蛋。

三、只能确定秦玉霞喂侄儿一次避孕药,她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吗?

事情大白后,冯富娟夫妇多次找秦玉霞交涉,希望她说出真实的用药量,以便更好地给孩子治病,但秦玉霞拒不开口。

无奈,冯富娟向红旗公安分局报了案。红旗公安分局立案后,结合大量的证人证、物证,认定秦玉霞“涉嫌故意实施人身伤

害罪”,依法传唤秦玉霞。但是,秦玉霞依然不承认犯罪事实。公安局只好委托新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处对秦玉霞进行“测谎”。

2002年4月17日,原定于当晚6:00进行测谎,但秦玉霞不肯签字,一直到晚上10点多才进行。

当有关人员又问她:“你啥时间给他喂药,哪一年开始喂他避孕药?”时,秦玉霞说:“我不测了,我同意调解,冯富娟让我赔偿多少都可以。”

可是秦玉霞回去后,却不承认了。

4月20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技术处出具“测谎结果”的测试意见是:“秦玉霞称‘我没给张铛铛喂避孕药’、‘不知喂药的制剂和颜色’是说谎!”

2002年7月2日,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察技术鉴定书,认定张铛铛乳房发育的伤情为轻伤。

公安机关侦查后也认定:秦玉霞心胸狭窄,嫉妒成性,她与冯富娟妯娌关系紧张,又因为丈夫总向着弟弟、弟媳,记恨在心。她利用侄儿到家与儿子玩耍的机会,在给侄子的饭菜、零食中加入避孕药,后来因剂量太大,致使张铛铛病情加剧,露了马脚。

据此,2002年8月19日,新乡市红旗公安分局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秦玉霞进行刑事拘留。

在刑拘期间,秦玉霞大喊冤枉,说冯富娟诬陷她,提出要冯富娟做测谎。办案人员当着她的面按下免提键给冯富娟打电话,冯富娟立即回答:“行,我马上去。”

这时秦玉霞不说话了。停了半个小时,分局又给冯富娟打电话说:秦玉霞说她儿子乳房也大是你喂的避孕药,你敢去做测谎吗?

冯富娟说:“敢!现在就去吧!”秦玉霞又反悔,不愿意做测谎。而这次,冯富娟又主动将二人的测谎费都拿出来,秦玉霞死活不愿再做测谎。

红旗公安分局两次向红旗区检察院报捕,红旗区检察院均认为“一次喂药证据充分,多次喂药证据不充分。而孩子是多次吃药造成的。”最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批捕。

2002年9月25日,秦玉霞被红旗分局取保候审。

这期间,冯富娟又去两次北京,给儿子进行了检查,发现10岁的儿子,由于吃避孕药受激素催化,骨龄却是13岁。张铛铛骨髓要同龄孩子早3年闭合,严重危及儿子的身高发育,体内转氨酶高达317,使其肝代偿功能造成极大的损害。新乡市一个同他一样大的孩子,就是因为肝代偿功能衰退,连北京的医院都治不了,其家人只能眼睁睁这样看着孩子耗尽生命。每当她看到这个孩子,冯富娟就想到自己的孩子,心象揉碎了一般。

2003年元月18日,张铛铛双乳被切。

冯富娟不敢想像儿子的将来!偏偏这个时候,秦玉霞从看守所出来,四处散布谣言,说冯富娟冤枉诬陷她,公安机关为她洗去冤枉。

冯富娟决心为儿子讨还公道,并认为检察院个别检察官有“不公”的“腐败”倾向。她不断到区、市、省、人大、妇联及市委等机关上访。

2003年元月17日,新乡市委召开紧急会议,专门对此案进行讨论,并决定由红旗区政法委牵头,由红旗公安分局,红旗区检察院参与成立调查组,对此案进行调查。

2003年2月21日,秦玉霞因涉嫌故意伤害罪,由红旗区检察院批准,被红旗公安分局逮捕。

但是3个月,即5月28日,红旗区检察院认为红旗公安分局认定秦玉霞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因此做出对秦玉霞不起诉的决定。

冯富娟不服,于5月29日,向新乡市检察院提出申诉。目前,此案正在审查之中。

愿上苍有一双明亮的眼睛。

我步行去上班,走到一个长坡下时,听到有人叫:“同志。”现在很少有人用这种老式称呼了,我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四下里看看,发现只有我和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才问:“你是叫我吧?”中年妇女说:

“对。同志你能帮我推一下车吗?我给你两块钱。”我不假思索地说:“行。”

中年妇女拉了一车青菜。拉菜的车是本地特有的一种“木头车”,除了车轮和车轴外,全部是木头制造的。这种老掉牙的木头车,和“同志”一样,也是极少有人用的了,我只是偶尔看见一些干苦力的男人拉过这种车,妇女拉木头车,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我一边帮她推车,一边问:“怎么要你一个女人来拉木头车?”

“你丈夫呢?”中年妇女说:“以前是我丈夫拉的,去年他死了。”

拉木头车是很吃力的,女人弯腰弓背,肩膀上套着绳索。我在后边看不见她的脸面,

却看清了她的脚后跟。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补了又破的鞋子,脚后跟上的皮很粗糙,粗糙的皮下筋骨分明,每迈动一步,那些韧筋就一条条暴突、扭动,似乎要把粗糙的皮撑破。我忍不住说:“你何必干这么辛苦活?”

女人喘一口气说:“儿子读大学,要很多钱,没办法啊!”她那读大学的儿子,真应该来看看母亲的脚后跟。

做母亲难,做大学生的母亲更难。我加大力气,一会儿就帮她把车推到坡顶了。女人停下车,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钱。她真的要给我两块钱,我无论如何不收。女人问:“你为什么不要钱?”我笑一笑说:“因为你是我的同志呀。”

“你丈夫呢?”中年妇女说:“以前是我丈夫拉的,去年他死了。”

拉木头车是很吃力的,女人弯腰弓背,肩膀上套着绳索。我在后边看不见她的脸面,

却看清了她的脚后跟。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补了又破的鞋子,脚后跟上的皮很粗糙,粗糙的皮下筋骨分明,每迈动一步,那些韧筋就一条条暴突、扭动,似乎要把粗糙的皮撑破。我忍不住说:“你何必干这么辛苦活?”

女人喘一口气说:“儿子读大学,要很多钱,没办法啊!”她那读大学的儿子,真应该来看看母亲的脚后跟。

做母亲难,做大学生的母亲更难。我加大力气,一会儿就帮她把车推到坡顶了。女人停下车,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钱。她真的要给我两块钱,我无论如何不收。女人问:“你为什么不要钱?”我笑一笑说:“因为你是我的同志呀。”

“你丈夫呢?”中年妇女说:“以前是我丈夫拉的,去年他死了。”

拉木头车是很吃力的,女人弯腰弓背,肩膀上套着绳索。我在后边看不见她的脸面,

却看清了她的脚后跟。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补了又破的鞋子,脚后跟上的皮很粗糙,粗糙的皮下筋骨分明,每迈动一步,那些韧筋就一条条暴突、扭动,似乎要把粗糙的皮撑破。我忍不住说:“你何必干这么辛苦活?”

女人喘一口气说:“儿子读大学,要很多钱,没办法啊!”她那读大学的儿子,真应该来看看母亲的脚后跟。

做母亲难,做大学生的母亲更难。我加大力气,一会儿就帮她把车推到坡顶了。女人停下车,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揭开,里面是一些零碎的钱。她真的要给我两块钱,我无论如何不收。女人问:“你为什么不要钱?”我笑一笑说:“因为你是我的同志呀。”

“你丈夫呢?”中年妇女说:“以前是我丈夫拉的,去年他死了。”

拉木头车是很吃力的,女人弯腰弓背,肩膀上套着绳索。我在后边看不见她的脸面,

却看清了她的脚后跟。她的脚上穿着一双补了又破的鞋子,脚后跟上的皮很粗糙,粗糙的皮下筋骨分明,每迈动一步,那些韧筋就一条条暴突、扭动,似乎要把粗糙的皮撑破。我忍不住说:“你何必干这么辛苦活?”

漫步在夕阳下的海滩,波浪涌起时,一波涨,一波退。阳光正以波浪为画布,描绘出绚丽的景色。许久以后,那波浪汹涌时泛起的斑斓的金光,会使你记忆犹新。人生往事,何尝不是如此呢?人的脑海常常会过滤掉所谓的辉煌,留下闪烁着斑斑金光的记忆。

今年夏天,我在小城的大街上,邂逅了中学时的物理老师和教导主任。回忆起当年他们的严格管束,我的眼圈默默地湿润。

非典肆虐时,我的妻子患重病住进医院,父亲冲破了层层隔离,来到我身边,安慰我。我竭力使病榻上的妻子笑得舒展和动人,笑声里引发出诚挚的爱情。如今,与老师、父亲和妻子有关的琐碎往事,都引起我由衷的感动。

许多人的童年,会依恋慈母而心悴父。父亲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地与你作对,他常常毫不留情地训斥你,甚至扬起粗糙的手掌,在你的屁股上留下教训的痕迹。父亲的管束有时残酷无情,总是以望子成龙的心态对你指手画脚。即使在你成家立业后,父亲依然惯于对你的某些行为横加干涉。

当你跨入中年的门槛后,回忆起校园生活时,你会不知不觉感激起那些不近人情、对学生严格得近乎刻薄的老师。譬如,你在物理实验课上的一次失误操作,导致了电源的短路,那个不苟言笑的老师向你怒目而视。或者,你翻越学校的围墙,逃课去阴暗的录像厅看武打片,那个逮住你的教导主任,像恶魔凶煞的奴隶主。

王局长不信,叫儿子拿书来查。儿子拿来一本英汉词典,丢给父亲。王局长翻开词典,把英文字母从头到尾数一遍,果然是26个,再数一遍,还是26个。

王局长百思不解地说:“我记得是28个的呀,怎么变成26个了?”

儿子嘲讽说:“也许是后来减少两个的吧。”

王局长赶紧说:“就是嘛,我怎么会记错呢?原来是后来减少两个。都怪李秘书没有及时告诉我。”

儿子摇摇头,懒得跟父亲说话了。

第二天,王局长一到办公室就把李秘书叫来,责怪说:“小李,英文字母减了两个,你怎么不告诉我?”

李秘书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小心翼翼地问:“局长,什么时候减的?”

王局长说:“你看你看,我儿子都知道英文字母由28个减到26个了,你竟然还不知道。小李同志,要加强学习啊!”

李秘书低头说:“我一定加强学习。谢谢局长的教诲!”

又一次开会时,王局长在台上振振有词地说:“同志们啊,连英文字母都由28个变成了26个,时代在不断前进,我们可千万不能掉队啊!”

台下依然是热烈的掌声和一片喝彩。

王局长作报告时,一时心血来潮,离开秘书写的讲稿,临时发挥一句说:“现在加入WTO了,每个同志都必须努力学习,更新知识。有的同志连28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完,这是万万不行的。”

台下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王局长觉得这句发挥得特别好,就停下来喝一口茶,用目光从左看到右巡视一遍听众。听众又一次鼓起掌来,还有人喝彩。王局长更得意。

夜晚,王局长和家人一块看电视。他爱看本地台的新闻,一家人也跟着看。有一条新闻就是播王局长做报告,他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一本正经地批评有些同志不懂28个英文字母。

看完新闻后,王局长意犹未尽,趁兴批评儿子:“你不要以为我的话只是说给单位里的人听的。告诉你,我的话也是说给你听的。你别整天玩游戏,再不下苦功学习,会被时代淘汰的。”

儿子撇撇嘴说:“老爸,你连英文字母有多少个都不清楚,也好意思教训人。”

王局长说:“28个英文字母,难道我说错了?”

儿子说:“英文字母总共只有26个。”

王局长说:“如果我说错了,台下为什么那么多人鼓掌,还有人喝彩?”

儿子说:“人家那是喝倒彩。”

琐碎的往事

□散文

□文/胡子宏

爱情的记忆存活于很多生动的细节呢。很多人的初恋,并不是货真价实的爱情,但是它往往包容了纯洁与天真,回味起来弥足珍贵。结婚后,繁琐无尽的家务,喋喋不休的争论,你来我往的吵闹,破涕为笑的和好,都是婚姻万花筒的色彩。

也许,在我们的青春时代,很少属于回味那些琐碎的往事。惟有在体味到世事艰辛后,脑海中才勾起刻骨铭心的人生细节。那位可刻的老师,假如对你的错误轻描淡写,也许,你的成长就会误入歧途。父爱之伟大,就在于他对子女的感情,像明镜映射,没有任何的掩饰。你经历过山盟海誓的爱情,沉浸于温暖而平淡的婚姻,会悟出爱情的真谛,婚姻中你肩负着怎样神圣而沉重的责任。

人生很难成为十全十美的风景画,你用尽了平生的力气和足够的勇气,也许依然像父亲那样,是极其平凡的人。此时,你会悟出,酸甜苦辣都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营养。那些琐碎的往事,表面上像是人生中漫不经心的遭遇,实际上常常使我们感到爱的熏陶和温暖,它像夕阳下的波浪金光闪闪,是生命中最真实的色彩。

杨利伟上天了,中国人上天了。神舟五号飞船一上天,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是40年之前的一件旧事。

1961年4月的一天,在安康县关庙区唐下湾小学,身材高大、年轻英俊的图画老师走进了我们四年级的教室,手舞足蹈地讲述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首次太空飞行之事,并

我们唐下湾小学四年级就一个班,全班50多位同学都鼓掌,唯独我没有鼓掌,而我又坐在第三排,还靠门口的亮处,老师看得清清楚楚。就在我东张西望看谁没有鼓掌时,突然老师大喊一声:“第三排一号座位的同学,你给我站起来!”

我吃了一惊,规规矩矩站了起来。老师问:“你为什么鼓掌?”我本来就

话多,又不长眼色,面对老师的质问,没加思考地说:“又不是我们中国人上天了,我们当什么烧包。”老师严厉地批评说:“苏联是中国的老大哥,苏联就是中国,中国就是苏联,中苏是一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面对老师凶狠的目光,我又说:“中苏现在都不好了,你当老师的又不是不知道,还给苏联瞎唱洋情

科学是人类共有的财富,航天技术没有国界。用今天的认识去看当年图画老师要求同学们热烈鼓掌庆贺一事一点都没有错。由加加林始人类打开了通向太空的道路,加加林成了世界第一位航天英雄,为了纪念这个划时代的成就,1961年4月12日加加林成功飞跃太空之日成为“航空航天国际纪念日”。

林肯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是个好学生,他确实是班上的好学生。

儿子:对,爸爸!我知道,但是他像你这样年纪的时候已经当上了美国总统了。

抽象名词 老师:什么是抽象名词,珍妮?

珍妮:不知道。老师:什么,你不知道!好,抽象名词是能想象但不能摸到的东西,现在请举一个例子。

珍妮:一把烧得通红的火钳。(盛本云)

小幽默 小幽默

小幽默

小幽默

小幽默



乐陶陶 马福林

想起了加加林

□随笔

□文/徐智第

书”,县城里有摆摊的,给摊主二分钱,就可以在那里看一本,我经常好不容易一次积攒上三五角钱,偷跑进城去看一回。上中学后又发现“小人书”不过瘾,就挖空心思找已从“小人书”中知道大概内容的小说看,也正因此而严重影响了学习成绩。

记得《三国演义》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刘备称汉中王后封关羽、张飞、赵云、马超、黄忠为五虎大将,曹操闻刘备封王,大怒:“织席小儿,安敢如此!吾誓灭之!”要尽起倾国之兵,赴西川与汉中王决雌雄。汉中王听取孔明建议,关羽先起兵取樊城,关羽却不

愿与老将黄忠为敌,不肯受印。汉中王的使者能言善辩作了一大堆解释,其中说到:“今汉中王虽有‘五虎将’之分,而与将军有兄弟之义,视同一人,将军即汉中王,汉中王即将军也。岂与诸人等哉?”

反复读这一段文字,我感到使者话有点象我的图画老师的话,“苏联就是中国,中国就是苏联”正是“将军即汉王,汉王即将军”的翻版。上世纪七十年代又评评书《三国演义》讲到此时说书者评价说:“用现在的话说关羽就是顺毛捋,几句好话当饭吃了。”

且不说关云长居功自傲,也不说关云长应该不为名不为利,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能等同的,甲事物与乙事物有一定的联系,但不等于甲事物就是乙事物。加加林是英雄,但他是前苏联人的加加林,有今天的杨利伟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杨利伟,是我们中华民族又一位将名垂千古的英雄。

估计我的老师到现在也不会超过70高龄,如不出意外,他尚在人世间,他一定目睹中国飞天英雄的风采,倘若老师不在人世,我在这里告慰先师,2003年10月15日中国人上天了,绕地球14圈后又安全全回来了,你的学生使劲地鼓掌了,15日把掌都鼓红了,16日又接着鼓,至今余兴未消,并对当年对老师态度不好很是内疚。